

岁月沧桑

共五卷

卷一

梁山

著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岁月沧桑

(卷 1)

梁山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岁月沧桑（卷1）

梁山 著

内容提要：

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一生是那样的坎坷宿命，一对终成眷属的夫妻之间的恩怨却是那样的凄迷悲悯，一段母亲与儿子的刻骨铭心的爱恨是那样感天动地，一座人类文化遗产碉楼的沧桑史是那样的沉重瑰奇。小说布局宏篇以一情字贯穿始终，激情饱满、叙事明快，具有浓郁的南国地域特色，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命运坎坷、复杂多变，内涵丰富深沉厚重，尤其是尾卷部分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撼人心魄，堪称一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恢宏画卷、一部人生沧桑瑰丽的史诗。全书共5卷，此为第1卷。

ISBN 978-7-89900-550-7

出版时间：2016年4月

总策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晓虹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shuzichuanmeiapp@cnpubg.com

电话：010-58110486

传真：010-58110456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字数：192,267

定价：6.66元

ISBN 978-7-89900-550-7



9 787899 005507 >

卷 一

第一章

也许很多年之后，梁耀荃都忘不了他姐姐遭匪首谭发仔强暴并杀害的那一幕。

那晚上的情形，简直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让这个舞勺之年的男孩心灵如此的难以承受。

梁耀荃的姐姐叫秋云，那年刚满十九岁，一条油光水亮的大黑辫子垂到浑圆宽大的屁股上，走起路来一颠一翘风姿诱人，银盘似的脸蛋上，荡漾着寻常村姑鲜见的妩媚甜美的神韵，常令望合村里的乡亲父老们不由侧目多看几眼，心里暗暗感叹：唉，一个往日相貌寻常的瘦小丫头，不知不觉中已经长成人见人爱的俊俏大姑娘咯。

秋云家如今是望合村数一数二的大户，可从前并非这样。自打梁耀荃的父亲梁启淦十几年前卖猪仔到了北美，淘矿井、搞建筑、经管种植庄园等等，历尽艰辛终于站稳了脚跟，随着一封封银信捎回家乡，梁家的苦日子才算熬出了头。退掉租种别人的田，置回来一亩亩的地，重新翻修了破旧土房，并且在它前面又盖起一幢灰砖绿瓦、带二层小阁楼以及天台的颇有气派的大宅（上屋）。

那秋云姑娘是个吃过苦的人，从小乖巧懂事，知道心疼娘亲照顾弟弟。五六岁的时候，就端屎端尿地服侍生病卧床的奶奶，七八岁时她拖着弟弟梁耀荃，抱着水罐竹篮到田里给母亲送水送饭，十岁打后就帮着母亲插秧施肥收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劳作中长大的她，竟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家境宽裕了，她不用再下地干活了，原先晒黑的皮肤渐渐蜕变得白里透红、粉嫩水灵，胸脯和屁股日渐鼓胀浑圆起来，走路似一阵清风，玉步轻移如风摆杨柳，婀娜多姿。渐渐的成了黄牛坪周边一带村民交口赞叹的可人儿。

可人儿终于要出阁啦。

白天，给梁家过大礼的人挤满了上屋的厅堂。

男家是赤坎镇的大户人家，出手阔绰，给了一笔丰厚的礼金不说，还送来一大堆琳琅满目各色各样的聘礼：三黄骊鸡两笼、马岗肥鹅馐一笼、旺记明炉金猪一只、盛记老婆饼六担及龙凤礼饼六担，还有顺德香云纱三匹、苏杭绸缎五匹、西洋白布帛六匹....

廊下门外挤满不少看热闹的邻里乡亲，众人在一片羡慕的目光下低声议论：

“阿云姑娘真有福气呀，瞧，男方聘礼出手多大方，一看就是个家底殷实的人家。”

“啧啧，梁家也是咱望合村数一数二的大户呀，这就叫门当户对嘛。”

“唉，女儿攀上一门好亲家，阿娣往后就只管享福喽。”

....

年近四十的当家媳妇黄根娣，身穿缎面料子新做的深紫色滚边大襟衫，端坐在堂中酸枝木椅上，一一过目这些聘礼。面对一屋子叽叽喳喳欢天喜地的人们，她那堆满笑纹的眉宇间却似乎闪动着一丝忧愁。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呵。最近这段日子，梁家遇到了麻烦。

管账的老七翻开账本告诉她：晚造收成欠佳，谷价不升反跌，账上存银比去年少了四成，加上前几个月宅院修缮支出不少，刚刚议定两村修水渠又要公摊款

子，族中大户分摊的份子钱，加上耀荃少爷学堂那里又得预留一点开支，算下来所剩的银钱已经不多啦，东家您打算要再添置的农具人手以及牲畜，恐怕是不够用了。

根娣长叹一口气：“实在没有办法，为了梁家，就只好委屈一下闺女啦。”

打秋云十七八开始，便有人瞄上了她，上门提亲说媒的陆续有来。根娣寻思给女儿找一个家底殷实品正貌端的丈夫，同时还得让秋云自己欢喜才行。

探问了好几家，终究都不太满意，一转眼姑娘十九啦，根娣有点着急了：“云女呵，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这财貌双全的女婿也真个难寻哩，看来咱们得降低点门槛喽，不然可要误了你的终身呵。”

秋云含羞一扭头道：“阿妈，我一切都随您的意思。”

闺女的要求似乎不高，可儿子梁耀荃却不太愿意这样早把姐姐嫁出去：“阿妈，家姐可不能随随便便嫁人！”

“你懂什么，你姐不小啦，难道还留在家里塞灶缝呀！”

话虽这么说，当娘的心里何尝不想给闺女找个好归宿。可转念又一想，女儿究竟是别人家的媳妇，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儿子才是梁家香火的传人呀。在女儿与梁家、与儿子的选择上，根娣毫不犹豫会倾向后者。

一个迈着鹅铧【粤方言母鹅】步的媒人婆找上门来，这回说的是赤坎镇一大户人家的公子，名叫司徒申衍。

“...那司徒家族可是镇上出了名的大财主哇，他家里的钱粮呀多得几辈子都花不完，那房子呵又大又多，娶十房八房老婆也住得下，噢，啐啐，说错啦，更难得的是，人家公子还一表人才，高大威猛，那个、相貌堂堂呐，嗯，这是一门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亲事呀。”

肤色黝黑、脸蛋却涂抹得如猴子屁股一样红的媒婆唾沫星子乱溅地比划着说。

根娣心里一动，可随即还是找人暗中查访了一下，才晓得媒婆只说对了一半。司徒家族底子丰厚不假，司徒公子却是个花心萝卜，沾花惹草游手好闲，而且其貌不扬，满面豆皮麻子。

根娣本想回绝此事，那媒婆却又说，司徒公子已经悄悄见过秋云，喜欢得不行，当即发誓要痛改前非，其母也觉得秋云姑娘腰细屁股大，必定好生养，旺丁兼旺财，发话说只要肯应允亲事，礼金要多少都没问题，往后还可以多多帮衬梁家。

根娣又有点动心了，她知道司徒家是赤坎镇商贾大户，财雄势大，跟他结上姻亲，梁家眼前的困境便可迎刃而解。再说女人一辈子图个啥呢，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呀！

望着腰身丰满成熟如鲜嫩的水蜜桃一般的闺女，她心里叹息一声：女大不中留，秋云终归是要做别人家媳妇的，总不能找个倒贴嫁妆的人家呀，或许这也是天意吧！

三天后，她答应了这门亲事。

择下吉日过完大礼，三天后花轿就要上门迎亲啦。

深秋季节，晚饭后不久就掌上了灯。

中学生梁耀荃闷闷不乐地坐在厅堂当中，姐姐明天出嫁，他心里却一点高兴不起来。

他不希望姐姐嫁人，因为他是那样的挚爱自己的姐姐。从小到大，秋云姐姐

是最了解他心思的人，姐弟俩的那份笃厚深情，甚至用言语都很难说清道明。他还记得，当年日子艰难的时候，有时母亲生气打骂姐姐，姐姐独自躲在屋角委屈落泪，梁耀荃偷偷塞给姐姐一个炒米饼，姐姐搂住他啜泣的情形。姐姐晶莹的泪水呵，叫他心痛不已。从那时起，他就暗暗立下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好好待姐姐，不再让她伤心落泪。他也记得，自己淘气爬树蹭破了衣服，害怕妈妈责骂时，是姐姐替自己缝补好破洞，那针线巧得几乎看不出来。他觉得，姐姐的那双纤手呵，一定是世界上最巧最灵的手！

他希望姐姐一辈子都不要嫁人，就陪在自己身边。他觉得自己一定有能力来养活秋云姐姐的。

根娣明白儿子的心事，却佯作不知，怀着惆怅不舍，坐在桌旁拾掇着女儿明天出阁穿的嫁衣以及妆奁。

门敲响了几下，准新娘子秋云回家了。

这些天，她都待在出嫁女待的女屋里，由邻里姊妹们陪伴着，扯着嗓子反复习唱新娘出嫁的女哭歌。

“噯——今日洗头束发，明早就出门楼呀，阿爹阿妈你莫叹气，从来女儿要给人家，好好丑丑命生成哦....”

一班姊妹随声唱和，而且还要唱得热烈喧闹才吉祥才孝顺，一天下来，秋云嗓子直冒烟，还不能抱怨半句。

终于熬到出嫁前夜，可以回家啦。秋云换上一身绣花月白布对襟裳，深色灯笼裤，步履轻快离开了女屋。

“女呵，你记住，到了婆家那儿做事要勤快，可别使性子，只要你守住本分规规矩矩做人，日后生下一男半女，少奶奶位置就坐稳了，一辈子吃喝穿戴就不愁啦。”

根娣叮嘱女儿道。

“阿妈，我记住啦。”

秋云点点头。

梁耀荃满肚子话憋了半天，忍不住道：“姐，你的夫家日后要是待你不好就搬回来住吧！”

秋云疼爱地摸摸梁耀荃的额头：“阿荃，姐这一走，家里往后就指望你啦，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孝顺阿妈和阿爸。”

梁耀荃拉住姐姐的手，恋恋不舍道：“姐，我不想你这么快就嫁人，以后从学堂回家看不到你，好孤清呵。”

秋云搂着梁耀荃：“姐以后、一定会常回来看望你和妈的....”

想到明天就要离开这个生活了十九年的家，离开母亲和弟弟，嫁入赤坎镇的深宅大院，去跟一个陌生男人生活，秋云禁不住泪光盈盈。梁秋云自幼泡过不少苦水，可她也晓得大户人家的媳妇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梁耀荃发牢骚道：“听说那个司徒昌衍是个花花公子哩，阿妈，你干嘛要听信媒婆的话把我姐嫁给那种人呀，就因为他家出得起这彩礼吗？”

根娣一板脸：“荃儿，你胡说些什么！”

秋云擦拭一下眼眶：“好弟弟，别说啦，阿妈当这个家不容易，姐是心甘情愿嫁过去的。”

梁耀荃说道：“姐姐，你一向性子软脾气好，我怕你以后会吃亏。”

秋云一声轻叹道：“落地哭三声好丑命生成，我认了....”

蓦地，村外传来了砰砰两声枪响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那枪声在宁静的夜晚显

得特别清晰刺耳。

接着又传来几声枪响，有人高喊：“贼人进村啦，贼人来啰！”

随后枪声和狗吠连成一片。

根娣顿时慌了，站起身来喊：“阿坤，阿坤！”

梁家的雇工阿坤哥弓着腰慌慌张张从下屋跑进来：“东家奶奶，不好啦，看样子是土匪摸进村了！”

根娣紧张地问：“大门插上没有？”

阿坤答：“关好啦。”

根娣道：“你赶紧上屋顶去看看。”

梁耀荃连忙跟阿坤合力把靠在木阁楼的梯子搬到天井口，阿坤哆哆嗦嗦爬上去观望。

根娣焦急地问：“怎么样，看清楚没有？”

枪声又响两下。

梁耀荃看得真切，阿坤哥站在木梯上的两条腿筛康似不住抖动，他结结巴巴答道：“太太黑啦，什么也看、看不清呀....坏了，好好象有贼人冲进巷子来啦！”

话音未落，巷子里响起一阵剧烈的砸门声，梁家的大门也被人砸得山响。

根娣知道情况不妙，一把将秋云拽进了里屋藏起来。然后打开木柜，取出一只沉甸甸装有贵重金饰及银元的盒子，忙乱中把它塞进床底的竹箩筐底下，用几把陈谷康皮遮掩起来。就在这时，屋门被砸开，几名身穿黑粗布对襟衣、打着麻绳绑腿，手持刀枪利器，脸上用黑锅灰涂得乌七八糟的贼人闯了进来。

这是梁耀荃第一次亲眼看见传说中的土匪强盗，贼人那怪异的打扮竟使他不啻咧嘴笑了一下。

“滚开！”

如狼似虎的匪徒揉开梁耀荃，扑入厅堂当中。

根娣冲出来，将儿子拽住躲到一旁，惶恐地瞪着这伙强盗。

为首的贼人是个二十啷当的后生仔，一张大嘴巴长在稚气未脱却盛气凌人的尖脸上。

后生手里晃着一支土制火九枪，神气活现地对根娣道：“乡里乡里，莫须害怕，江湖佬做世界只求财不图命，识相的把屋里值钱的东西拿出来，我保你没事，知道无？”

他那样子仿佛在跟一个相识多年的老邻居说话，根娣仍然慌得有点结巴：“后生哥，家里实在没、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啰。”

后生一仰头笑道：“哈，这位阿娣你还真会说笑呀，来弟兄们，我们就辛苦点帮她好好找找！”

几名贼人马上四处翻箱倒柜搜寻起来。

这时，一个手握一支锃光发亮驳壳枪的贼人径直走了进来。

众贼人见了纷纷恭敬地称呼道：谭爷。

谭爷正是这伙土匪的头领谭发仔。

谭发仔年约四五十岁，板寸头，目露精光，一脸深深的皱纹，身板精干结实，是粤中地区方圆百里有名的大贼头。

喽罗们七手八脚把屋里翻出来礼品礼盒搬到厅堂堆起来，秋云也被拽了出来。

“谭爷，就这些东西！”

一名喽罗报告说。

谭发仔瞄了一眼根娣母子，然后慢慢地把一双鹰隼眼盯在秋云身上。

秋云被谭发仔瞧得心里直发毛，下意识地低头依偎到母亲身边。

“哦，这位阿嫂，看样子你家要办喜事咯，让我谭发仔撞上啦，那就讨碗喜酒喝喝吧？”

谭发仔和颜悦色地对根娣道。

根娣猛吃一惊，眼前这个人就是杀人如麻的贼头谭发仔！

见根娣不言语，一名小喽啰喝道：“谭爷跟你说话咧，你个契家婆哑巴啦！”

根娣身子微微一抖，她只好硬着头皮结结巴巴应道：“谭爷、谭爷既然都见到了，喜欢什么....就拿去好啦。”

谭发仔瞧了瞧地上那堆财礼，少顷，摇摇头：“我看你这屋里头，好象不止这些家当吧。”

他的口气还是那么和蔼，像是在跟熟客闲聊生意。

“这个....”

根娣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谭发仔把精亮的目光投向秋云脸蛋上：“新娘子好漂亮嘛，这礼金怕是收了不少哟。”

根娣支吾道：“都是、都是寻常人家，拿不出几个钱来的....”

那后生贼仔是谭发仔的大儿子谭福，他哼了一声道：“死婆子你当我们瞎呀，一看你屋里头摆的东西，就知道是有米之人【粤语有钱人家】，说，黄的白的硬货都藏哪里啦？！”

见根娣不吭声，谭福忽然一把揪住秋云的长辫子：“哼，不说是吧，那我就把新娘绑回山上去！”

秋云疼得挣扎呼叫：“放开我，放开我！阿妈呵！”

谭福恶意地揪住秋云的大辫子正戏弄着，冷不丁梁耀荃像头小狮子般猛扑过去和他撕扯起来。谭福哪曾料到这个毛孩子竟如此大胆，一时毫无防备，手里的土枪都几乎掉落地下。

谭发仔疾步上前，一把擒住梁耀荃胳膊，迅即制服了他。

“金山婆【旧时四邑人对金山客妻子的称呼】，别他妈给我装穷，你男人在外头大埠发财，你屋里肯定藏了不少真金白银，不舍得钱财是吧，那谭爷我就要你儿子的命！”

谭发仔一变脸杀气森森地对根娣道。

根娣顿时吓得说不出话来。

谭发仔嘿嘿冷笑两声，将驳壳枪大机头张开，指向梁耀荃的太阳穴。

根娣慌得连连摆手：“不不....”

此刻她的内心已经崩溃了，打算舍财救儿。就在她准备挪步入屋去取床底下那个盒子之际，梁秋云猛然间一把将梁耀荃拽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弟弟，朝谭发仔吼道：“不许你伤害我兄弟！”

谭发仔不由后退了半步，惊诧地打量一下秋云，忽然他的目光落在那大襟衫下紧裹着的丰满浑圆的胸脯上，谭发仔心里一激灵：这是个浑身散发着诱人气息的黄花闺女呵！

她那杏眼圆睁的脸蛋上那抹绯红，在谭发仔眼里竟成了撩人情欲的春色！

谭发仔当下把驳壳枪往谭福手里一塞吩咐道：“盯紧那个金山少（指梁耀荃），敢动就毙了他！”

说着一手拽住秋云的头发往里屋拖去。

“你干什么，放开我！妈呀，救救我啊！”

秋云疼得直叫。根娣上前阻拦，却被谭发仔一巴掌打得嘴角流血倒地上。

秋云哪肯就范，她披头散发死死攥住门框不撒手，谭发仔猛力掰开她的手指，一手拿住她的胳膊一手攥紧她的小腿，一使劲将她整个夹起来进了里屋....

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梁耀荃惊呆了，他看见拼命挣扎着的姐姐整个人被倒悬着扛起，那一头瀑布般散乱的长发拖曳在地。木门掩上，随即又听见姐姐在里屋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他不顾一切就要朝里冲去，谭福一把死死地揪住他，冰冷的枪口用力戳在他胸口上，喝道：“动一动老子就打死你！”

里屋传出来布帛撕裂的声音并夹杂着秋云的啼哭，声声都如同锥子狠狠地扎在根娣心尖上！可她却紧紧地攥住儿子的衣衫，生生摠住不让梁耀荃冲进去。因为她看得真切，谭福的手指头紧扣在扳机上，随时都会要了儿子的命！儿子可是梁家的独苗苗呵！

梁耀荃周身的血液嗖嗖往上蹿，脑袋霍霍的疼，脸憋得通红，青筋毕现，可母亲和谭福的手都紧紧地束缚住他，让他一点动弹不得。

可是，姐姐的哭喊惨叫声终于使他疯狂了。

“啊！”他大叫一声，张口去咬谭福的手，蓦然间，村外又响起一阵爆豆般震耳的枪声，屋里所有人都不禁一愣。

一名小喽罗喘着气慌张张跑进来大喊道：“谭爷谭爷，风紧啦，好象是镇上的乡团打过来了！”

屋里的谭发仔显然也分了神，只见衣衫褴褛的秋云跌跌撞撞冲出厅堂：“妈哟，妈....呜呜....”

不到两三分钟工夫，秋云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女鬼般头发散乱脸色惨白，鼻孔淌着血，嘴唇被咬烂，半边脸肿胀起来，身上的衣服撕得一片片，雪白的肌肤上布满一道道血印。这是梁耀荃第一次看见近乎赤裸的姐姐，她掩着被撕开的衣襟，提着被撕成絮片样的裤子，蜷缩着身体蹲在屋角落，瑟瑟发抖。

这还是自己熟悉的亲爱的姐姐吗？梁耀荃竟呆住了。

根娣飞快扑上去，母女搂在一块抱头痛哭。

谭发仔随后掖着裤腰带跑出来喝问喽罗：“乡团人到哪里啦？”

喽罗报：“已经、已经打到村口啦！”

谭发仔一挥手命令：“别跟乡团纠缠，散水！”

他一指秋云命令喽罗：“把这个女仔给我带走！”

秋云飞逃进里屋要关门，谭福硬将门挤开一条缝，伸手揪住秋云的头发要把她生拽出来。僵持中头发竟揪下一大把来，秋云痛彻心扉一声惨叫，谭福反扭住她的胳膊强将她拖出厅堂。梁耀荃瞧见一缕血水顺着姐姐额头流淌下来，他的心房骤然疼得发颤，攥紧拳头刚想冲上前，倏忽间秋云咬了谭福一口，挣脱开哭喊着逃向大门。

“你个死女包！”

谭发仔骂了一声，劈手夺过谭福的驳壳枪，朝秋云连开两枪，砰砰！秋云身上溅出血水，惨叫着倒地。

“秋云，秋云呵！”

根娣哭着冲过去抱住女儿，谭发仔领着众喽罗迅速逃出门去。

谭福随手抓起两匹绸缎跟在后面要逃，却被发疯似的梁耀荃一把拽住厮打起来。

谭福丢下绸缎，一拳放倒梁耀荃，逃出门外。梁耀荃红了眼那里肯放过他，

狼崽一样紧追出去。

谭福已经蹿到了巷子口，梁耀荃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使劲砸向谭福。

哎哟！谭福惨叫一声，捂住流血脑袋，边逃边拔出土九枪朝梁耀荃开了一枪。

一粒铁砂划破了梁耀荃的额头，梁耀荃不顾疼痛还想追，根娣一把将儿子抱住拖进屋里，关上大门：“儿呀，他有枪呵，你不要命啦！”

梁耀荃挥着拳头嚷道：“不怕，我要揍死这个恶贼！”

根娣哭道：“你姐怕是不行了，真没阴功啰！”

刚从屋顶天台溜下来的阿坤哥蹲在地上呆呆地瞅着秋云。

梁耀荃扑到姐姐身上，猛力摇着她喊：“姐呵姐，你醒醒，快醒醒！”

可怜的秋云胸口中了两枪，血泡如泉涌，此时已是衣襟湿透，她努力睁着垂死的黯淡的眼睛，气息微弱断断续续道：“阿阿妈、荃弟，我....我等不到阿爸回来啦、你们、你们要保、保重....”

话未说完，头一歪就断了气。

“姐姐——”

梁耀荃一拳头狠狠地砸在水泥地上，他的手已经裂开，鲜血流淌不止....

第二天接近中午，望合村里的一众男丁及长辈叔伯们聚集在祠堂里议论昨晚被劫之事。

这些年来，土匪打家劫舍的传闻听说了不少，可直到昨夜，村民们才真切感受到了这切肤之痛。全村有将近一半人家被抢，财物损失各有不同程度，除了根娣家死了人外，还有一家的男丁也被打成重伤卧床不起。

祠堂里人声嘈杂，乱成一团，诉苦声哀叹声怒骂声交织在一起。

祠堂当中太师椅上坐着一位须发斑白、眉头深锁神情凝重的长者，他就是望合村梁氏族长宝叔公。

宝叔公大名梁金宝，其祖父原本堪称村中的首富大户，可到了他爹那辈家道中落，传到宝叔公手里只剩下二三十亩田产和一幢屋楼，不过小康水平而已。他为人谨慎机敏，虽魄力有所欠缺，但处理族中事务仍不失公道，颇孚众望，加之年长辈分高，大家推他为梁姓族长。

在昨晚劫掠中，宝叔公家损失不算大，丢了十几块大洋几件衣服而已。

“抢去点粮食衣物钱财算什么，根娣的闺女秋云好端端的都准备当新妇啦，硬是让谭发仔那个恶贼打死了，唉，惨啰！”

宝叔公摇头叹息道。

村民阿茂睁大了眼睛：“真的么？”

“可不是吗，今早那男家也闻讯来人啦，可能要退还大礼，喜事改办丧事啰。”

宝叔公唉声叹气说道。

“噢，是吗？真是太倒霉咯！”

“唉，太可惜啦，秋云这么漂亮孝顺的姑娘....”

村民们在替梁家闺女惋惜的同时，又暗暗庆幸自家好歹还算留得青山在，权当破财挡灾一回，想想还有比自己更惨的，心里头便总算好受些。

“那——她家还有其他啥损失没有？”

有人好奇地继续想打听。

“哎哟我说呀，这次要不是镇上乡团来得快，这帮土匪还不定把咱村子作贱成啥样子呐！”

另一个人打断道。

“知道是谁给乡团报的信吗？”

有人问道。

众人面面相觑，忽听门外有一个宏亮的声音答道：“我知道。”

循声望去，一个年约四十、身体微胖，高鼻深目、留着两撇八字胡，身穿深灰色缎面褂袍，头戴瓜皮帽的中年男人拄着拐棍走进来。

此人是邻近的官塘村的首富大户、何氏族长何元德。

何元德健步迈进门槛，黑亮精明的眼珠子朝屋里瞅了瞅，笑道：“噢，这么多人齐呀，哎呀，昨晚贼佬进你们村的事呀，亏我发现的早，我们家的下人一报告说有贼来了，我就赶紧吩咐阿权去镇上报信，呵呵，损失不算大吧，不幸中的万幸啦。”

何元德边说边走到宝叔公身旁，一个村民赶紧恭敬地起身给他让座，何元德也不推辞，一屁股坐在宝叔公旁边的椅子上。

满面老树皮皱纹的村民梁阿容一撇嘴道：“何老爷，我怎么听那些乡团的人讲，说是刚好镇上的炮楼临时加派的守夜人眼神好使，及时发现了土匪踪影，才喊来乡团的嘛。”

何元德耸耸肩道：“阿容，你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昨晚那帮土匪摸到黄牛坪附近时，我家阿权老早也发现了他们，只不过当时情形危急，来不及通知你们村罢了。不管怎么说这次驱赶谭发仔，我们官塘村人也是出过力的么，宝叔公，您老可别忘记啰！”

宝叔公自然晓得何元德言下之意，无非是提醒望合村人欠了他何老爷一次人情，以后有机会得还账。

宝叔公轻轻哼了一声，话里有话地说：“何老爷，你若是真出过力的话，我想大家乡亲心里头自然会有数的。”

何元德听出话里暗藏的几分不满，他捋捋八字须装糊涂道：“呵，那就好、那就好，咱们都是紧挨着的近邻，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么，相互关照理所当然呀，以后我官塘村要是有个冬瓜豆腐（万一），可就指靠你们伸个援手咯。”

宝叔公说：“何老爷你屋宅坚固，有人有枪，借个胆给贼佬他们都不敢去踩你家的门槛啦。”

何元德斜睨对方一眼：“宝叔公莫要开玩笑咯，那贼佬谭发仔乃方圆百里数一数二的大盗，人多势众，哪村哪户他不敢踩。官塘跟望合两条村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有难理应相救嘛，更何况咱们两村祖辈传下来还有互施援手的口头约定呀。”

宝叔公笑道：“元德老弟好记性呀，我老糊涂啦，都快要忘记原来咱们还有何老爷这样一个靠山援手哩，唉，早记得这事说不定这次损失没这样惨呀。”

“你——”

一丝愠色浮现何老爷脸上，他晓得宝叔公此言的揶揄之意，可一时又不好发作。

片刻，他悻悻然道：“宝叔公看来是不相信何某人咯，哼，君子坦荡荡，我何某自问对得起天地良心。”

宝叔公并不想继续就此纠缠下去，于是摆摆手：“老弟多虑啦，今日咱们聚在这里并非想要兴师问罪，我只是担心呀，那土匪来过一次，以后就还可能会来第二次第三次，如今世道艰难，咱乡亲们的日子都不好过，真叫那些贼人盯住，怕是顶不顺呀！”

此言一出，众人唉声叹气又起：“是呀，再这样下去，可真没法活啰！”

在一片愁云惨雾之间，何元德眉头一皱，朗声道：“我倒是有个想法，不知道乡亲们意下如何。”

众人一下把目光转移到他身上。

宝叔公说：“元德老弟，你不妨说说看。”

何元德清了清嗓子，不慌不忙道：“现今四邑各处，纷纷兴建炮楼【碉楼当初曾被称作炮楼】，有的村甚至有好几座，可见这个炮楼在防御匪患天灾方面确实使得。土匪的厉害，大伙已经领教过了，与其担惊受怕望天打卦，不如一起集资修一座炮楼，拱卫官塘望合两村，如何？”

众人面面相觑，一村民问：“那、这炮楼盖在哪儿好呀？”

何元德略略支吾道：“这个、我还没想好，大伙先说说，行还是不行？”

一位叔伯道：“何老爷的提议好是好，只是，建炮楼么少不得花大钱，怎么个分摊法呢？这炮楼是单纯建成更楼呢还是楼仔屋【单纯瞭望防御称作更楼，防御居住功能合一也称为楼仔屋】？炮楼建成后，是不是真能镇住贼佬？”

一村民摇头叹气道：“好又怎么样，别家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家刚遭了抢，要是再要凑钱的话，我可拿不出来！”

梁阿容附和道：“说句实在话，象咱这样的穷人家，屋里头也没几件值钱的家当，这炮楼么盖不盖无所谓。”

何元德望望宝叔公：“宝叔公，你是望合村的族长，你说一句，要不要盖这炮楼？”

他希望他能够一锤定音。

宝叔公明白大伙说的都是实情，可何元德的提议也不无道理，于是笑笑道：“元德呵，你们官塘村加上我们望合村大大小小一百几十户六七百口人丁，多不算多少不算少，可各家各户情况不一呀，要说真盖炮楼的话，那该盖在哪里呢，是挨着望合村呢还是靠着官塘村呀，到时候谁来牵这个头？以后又是谁来打理？是你们村说了算还是我们村说了算呀？呵呵，我看这事还须从长计议才是呀。”

宝叔公从来不会独断专横，免得日后遭人戳脊梁骨，他耍起了太极。

何元德听话听音，晓得今日此事多半会不了了之，悻悻地说：“我这个提议也是为乡亲们着想，这炮楼盖起来，受益的不止我官塘村跟我何家....”

宝叔公说：“这个不用说大伙都晓得，只是盖炮楼是件大事，总得回家好好商量商量合计合计才好做决定。要是各家各户都愿意，那时候再搞不迟嘛，大伙说是不是呀？”

“宝叔公说的是呀，这事商量商量再说吧。”

在一片议论声中众人拍拍屁股散去。

“丢那妈，一帮没见识的孤寒鬼【吝啬鬼】，蠢货！”

何元德心里窝火暗骂道。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阴沉着脸，拄着拐棍跟在大伙后面离去。

望合村与官塘村是近邻的两条自然村，相隔不到两百米距离，横亘在当中的是一大片的簕竹林，一条黄泥小路连接两村村口，茂密旺盛长着刺儿的簕竹包围着两村，成为了天然的屏障。

两条村子的建村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听村里的老辈人讲，这里头还有一段典故：

清嘉庆年间，粤中山区一姓梁的农户家里遭了灾，爹娘忧愤身亡，二十岁的儿子逃荒来到此地，路遇一个从龙冈墟大户人家偷跑出来的妹仔【粤方言称丫

鬻】，妹仔倒在路旁饿得奄奄一息，小伙子动了善心，到地里偷来一块生番薯喂给她吃了，救了她一命。俩人王八看绿豆对上眼，梁家后生用别家地里的番薯给自己弄来一女人，坏事变成了好事。他高兴地拽着白捡来的媳妇，哼着小曲来到了一处叫黄牛坪的地方。俩人瞧见此地地势平整，附近又有河流经过，土壤肥沃，心生在此安家的念头，于是搭建茅屋，洞房开苞，结为夫妇一同烧荒垦田。

话说水口附近的一条村中，有一个何姓的寡佬（单身汉子）赌博输光了田产还欠下一屁股债，无奈只好出走躲债。平日里他与债主家的小妾眉来眼去，所谓赌场失意情场得意，于是顺带将她也拐走。

一日，这对狼狈为奸的男女途经黄牛坪发现了梁姓小夫妻，也觉得此地宜居，要求加入开垦。

梁姓小夫妇觉得人多力量大，就同意两家合伙干，茅草屋两对夫妻各占一边安歇，相安无事。

春去夏至，开垦的田里稻穗飘香丰收在望，梁何两对夫妻一高兴，就把各家原先的一些亲友近邻以及乡党陆续招来，准备在此建村共同享受丰收果实。谁知人多嘴杂意见多，在劳动成果的分配上出现了分歧，闹了不愉快。

第二年春耕时节，两姓族人又为了水源问题翻脸，都想将水源近地力肥的土地占为己有。梁何两家小媳妇都各自在男人枕边吹风，让矛盾越发不可收拾，眼看着嘴战即将演化成全武行（武斗），梁姓小伙提议：既然已经无法再在一口锅里吃饭，干脆分开，各自建村各自垦田过日子。

何姓男人一想也行，建议将原先开垦的田畴一分为二，抓阄决定谁要近水源的那片地。

何姓男人以前常在圩镇的赌局里玩，晓得一些千术，他让同姓族人配合，出老千抓得了那片好地。

梁姓后生后来才知晓了其中奥秘，但木已成舟，只能将愤怒憋在心底。

两姓人紧挨着建起了两条村子，那梁姓后生哥希望往后自家一姓能同心合作，便起村名望合，何姓村那里看见附近有一口小水塘，遂命名官塘。

从此两村人面和心不合，数十年来时常仍为水源之争冲突不断。

直到清末民初，盗匪日渐猖獗，两村力量单薄，为互相照应、共同防范而不得不暂时搁置争端，恢复表面上的往来，然而矛盾终究未能化解，疙瘩始终存在彼此心底，平日村民们私下交往并不多，相互见面打个招呼也是言不由衷、皮笑肉不笑，心中依然气不顺。

比如昨天晚上土匪夜袭望合村，何老爷就曾作壁上观，迟迟不肯施援手。

掌灯时分不久，忽听邻村响起几下枪声，何元德正在诧异，何家家丁头目阿权匆匆跑进厅堂禀报：“老爷，土匪摸进望合村打劫啦！”

厅堂里的元德发妻何陈氏以及三姨太等人登时吓得惊慌失措手忙脚乱。

何元德喝止她们，强作镇静问阿权：“看清楚他们有多少人了吗？”

阿权说：“天太黑看不清楚，光听见打了好几枪，估计可能是谭发仔那伙贼人！”

谭发仔是周边一带势力最大、最猖獗的土匪恶贼，一般的小打小闹式的劫掠他是不会干的，何元德立刻意识到了情势的危殆。

他来回踱了几步，抹了抹额头不住沁出来的冷汗珠：“阿权，即刻叫阿福阿强带上两杆长枪去看住村口大门，你带其余人守在屋宅院墙四周，没我发话，不准开枪，千万不准惹谭发仔那帮贼人，听清楚了吗！”

阿权点头刚要离去。

何元德喊住他：“你再叫阿胜到望合村探探情况，有啥动静即刻回来告诉我。”

阿权退下。

何陈氏带着哭腔喊道：“哎哟老爷，谭发仔那帮贼人万一杀到咱们这儿可怎么办好呀？”

何元德一跺脚：“闭嘴！嚎个鬼呀！你也不想想，那个望合村还不够他啃呀！景周，把你的驳壳枪拿来，守在门口，看他敢来！”

景周是何家大少爷，下午何元德已经派他上水潭镇办事去了，这一慌乱起来，何老爷竟又忘记了这茬。

“老爷，大少爷到镇上还没回来呢。”

妹仔淑贞提醒道。

“哼！”何元德一甩手进了厢房。

年轻的三姨太方杏珠扭着丰腴的大屁股跟进来不安地问：“老爷老爷，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何元德低声吩咐她赶紧把金银细软收拾好，待在自己身边别走开。

三姨太何等醒目，立刻明白老爷的意思，扭头跑回自己房里。

不一会儿，何家管家何良进来禀报说关氏族长老爷来了。

官塘村关氏族长关贵兴，是个六七十岁的老爷子。在官塘村何关两大姓当中，关姓村民人数不及何姓三分之一，加上那关老爷子平日爱端架子，倚老卖老，何元德一向不太爱搭理他。

可如今关老爷子找上门来，何元德也不能不给面子，他堆起笑脸迎出去。

须发斑白的关老爷子已经候在客厅当中，他拖着悠悠的腔调道：“阿德呀，听说土匪打进望合村，咱们两条村好歹是近邻，你看——要不要去帮一下？我那里有一帮不怕死的后生，加上你府上的七八条人枪，丢那妈干他一家伙？”

关老爷子年轻时是条烈性汉子，在族中颇有威望。何元德却摆摆手：“老爷子，谭发仔那恶贼人多势众，不好对付，况且一旦跟他结怨，恐怕后患无穷呀，咱可不能逞一时之勇，打虎不成反遭其祸呀，还是先探探情况等等看吧。”

“可是，咱两村不是有过约定么，这——”

耿直的关族长道。

“这个嘛我晓得，可情况不明怎好贸然出手，说不定连自家都赔进去哩。”

何元德不慌不忙说道。

就在这时，派出去打探情况的家丁阿胜跑了回来。

“老爷，情况....”

阿胜喘着气刚要报告。

“阿胜，你先到外面等一阵，我跟关族长有话要说。”

何元德截住阿胜的话头，他心意已决：无论情况好歹，决不冒险施援手。

“元德老弟....”

“老爷子，别着急么，我已经派人过去打探贼人虚实，搞清楚了再动手不迟，您且回去歇着，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啊，不送啦。”

关老爷只好拄着拐杖离开。

何元德背着双手，眉头紧皱不停在客厅来回踱步。

若言是小股贼佬来犯，他一定信守承诺毫不犹豫驰援邻村，可这次来的是悍匪谭发仔呵，听说这股贼佬光是长短枪支就有好几十条，贸然出击只怕是以卵击石呵！他何老爷是村子里说一不二的大族族长，他必须对官塘村何关两姓四五百

号人的身家性命负责。

不到一袋烟工夫，枪声又起，何元德正在惶惑，阿权兴高采烈跑进来：“老爷，镇上乡团打过来，土匪跑啦！”

何元德眼睛一亮，忐忑不安的神态随即抹去：“看清楚没有？”

阿权笑道：“是我亲眼看见的。”

何元德眸子一转，思考片刻后声音洪亮地吩咐道：“阿权，你即刻带上所有的人枪，喊上关老爷子的人一起，给我追击土匪！”

“是，老爷！”

阿权刚要走，何元德摆摆手将他叫到跟前低声嘱咐：“那些贼佬嘛打不打还在次要，要紧的是捞些枪支武器回来，还要把声势做足，让望合村的人都瞧见，咱官塘村可是出力帮过他们的，明白吗！”

阿权心领神会点点头出门而去。

从望合村公祠回家来吃饭时，何元德在饭桌上跟何陈氏、三姨太议论建炮楼一事。

何元德先后娶过三房妻妾，大太太何陈氏跟他同岁，是早年何老太爷包办的，姿容平常，娘家当年也是大户人家。何元德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何陈氏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景周，二儿子景仁。

景周虽是长子，却最不成器，是个好逸恶劳的花花公子，中学没毕业便辍学回家。二儿子景仁书读得不好不坏，可禀性聪颖，何老爷认定此子将来必有前途，督着他念完了中学，还赶时髦送他去了东洋留学。

何老太爷去世后，何元德又娶了一名叫谢彩屏的女子为二房。谢彩屏原系水潭镇一户商贩人家之女，十八岁那年，家里生意破产，彩屏由于擅长女红针黹活儿，便到镇上一刺绣作坊做绣娘，被来坊主家做客的何元德看中。何老爷早有些嫌弃黄脸婆的发妻何陈氏，彩屏二八佳人、身材高挑、容貌娟秀，兰质慧心，更令何元德一见倾心。

彩屏嫁到何家的第二年，生下何家的三小姐，取名风懿。不幸的是谢彩屏产后得病，熬到小风懿六岁的时候病故。几年前，何老爷又娶了一个在赤坎镇上戏班里唱小曲兼打杂的方氏姑娘做三姨太，方杏珠当时已是二十出头，样貌妩媚，口齿伶俐，但唱戏悟性却有限，她自己 also 感到干这一行出路渺茫，如今有张长期饭票向她招手当然乐意接受。

前后三房妻妾中，何元德最喜欢的当属谢彩屏，可她命薄无福，生下的女儿风懿却颇得何老爷钟爱，一路供书教学念到了中学。学堂在离官塘村七八里地的水潭镇，每天来回不便，寄宿在校。

大太太何陈氏已是人老珠黄的豆腐渣渣，难得何老爷垂顾，但毕竟是两个儿子的母亲，大婆的位置坐得稳当当的。

三姨太方杏珠虽无生育，但她依恃年轻貌美，床上又会撒娇卖弄，颇得老爷欢心。何陈氏瞧在眼里恨在心里，两个女人常常相互间较劲。

原先何元德的如意算盘是由他牵头大伙集资建炮楼，凭借自家财力及大村族长的地位，将日后的管理修缮维护等事宜一概包揽下来，那这炮楼就有一半姓何啦。可让他气恼的是望合村民三心两意、一盘散沙，老滑头宝叔公又卸腰闪身不管，终使此事不了了之。

“这回我算看明白啦，望合村那帮蠢人，没一个有胆识、没一个能干大事的！”何元德吃着饭气哼哼道。

何陈氏说：“那些个摸泥核的耕田佬，懂个啥呀，我看老爷你呀以后少去掺和他们村的事。他们舍得花银子盖炮楼？哼！”

三姨太夹一箸菜到嘴里悠悠地嚼着道：“老爷，都说那炮楼这么管用，干嘛咱自家不盖一座呀？”

何元德用筷子头点点方杏珠：“妇人之见，你以为盖炮楼象堆泥沙那么简单吗！那得花大把大把的银子，操好多好多的心思呀。宝叔公也不是傻瓜，他让大伙商量好了再一块搞，那就是勒着屁股上吊——保险。万一将来建这炮楼出了什么麻烦事，他也能把责任推到大家身上。唉，算啦算啦，好心当做驴肝肺，现在我已经没心考虑这事，以后再不管啦。”

何陈氏点点头：“老爷说的对，咱没必要替他们瞎操心，就算以后这炮楼要盖的话，它也得姓何。”

这话很让何元德受落，他随口道：“太太，还是你了解我。”

三姨太心里不由泛起一丝醋意，嘴角一撇，露出几分冷笑。

大少爷何景周耷拉着脑袋一脸苦相走进了厅堂。

何元德一看儿子这模样，忙问：“景周，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事情都办妥啦？”

何景周扑腾跪在地上。

何陈氏一惊：“周儿，你这是干什么，出啥事啦！”

何元德脸色一变喝问：“景周，你是不是又到什么地方要去了？给你的那些钱呢？说！”

他心里已经猜到几分，准是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把事情办砸了。

何景周带着哭腔道：“爸、妈，我我中了别人设下的套儿了，钱、钱让贼人拿、拿走啦。”

何陈氏忙问：“莫非、你也遇到土匪啦？”

何景周摇摇头：“不是，我我在酒楼喝、喝酒，给唱小曲的死女包【四邑一带骂女孩的俚语】灌醉了，他们把我捆起来，钱都、都拿走了....”

何元德一拍桌子，起身指着何景周厉声斥责：“混账，蠢猪！之前我怎么吩咐过你的，一出门就抛到脑后啦！带着那些公款，竟敢去喝花酒！”

官塘望合两村田地的灌溉全靠一条水渠从潭江汲水，水渠先流经官塘村的田地，再通往望合村的土地，由于地势高低不平、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的缘故，开闸放水往往灌满了官塘村的田地，却还没让望合村地里的庄稼喝足水分，以往两村的争斗矛盾，根源往往在此引发。

秋收过后，宝叔公来找何元德商议修缮水利，所耗费用按照两村各家田地多少来摊分。

何元德一盘算觉得可行，集资修水渠大家利益均沾，难得宝叔公想得通，主动找自己合作。宝叔公还说他自己年纪大精力有限，具体操办的事情有劳元德公。这样一来，何元德觉得由自家牵头干面子大，而且还可从中捞点油水，当即答应下来。

官塘望合两村有地的户主共计四五十户，前期置办工料所需款项合计光洋三百五六十元，很快各家各户都把钱交到何元德那里。

何元德将大洋包好，装入一口布袋，本打算亲自到镇上办此事。何陈氏说：“你一个族长老爷，何苦事事亲力亲为呢，周儿在家不是闲着么，叫他到镇上跑跑，也省得你老说他吃闲饭嘛。”

何元德想想也是，这个游手好闲的儿子也该办点事历练历练，于是将钱袋交

给景周，吩咐他到镇上把开工材料购置回来。

何元德晓得儿子平日里不太靠谱，还特意叮嘱他一番。

景周听说给钱让他到镇上办事，心里登时乐开花，在家里闷得发慌，正好借机去散散心，一叠连声答应下来。却不曾想，在水潭镇热闹繁华的大街上遇见了酒肉朋友地痞龅牙彪，俩人一块上了仙人旺酒楼，还找来一对卖唱的父女陪着吃喝弹唱。

景周少爷瞅见那名十六七岁的卖唱女颇有几分姿色，便动手动脚揩油水，细皮嫩肉的卖唱女也不恼，贴身上前一杯接一杯灌醉了他俩。等他们醒来，那对父女早已踪影全无，钱袋子也不翼而飞....

何元德叼着黄铜水烟筒吞云吐雾苦思冥想一个晚上，为保全体面，无奈之下他决定将儿子喝花酒丢失公款的事情遮掩过去。

第二天，他叫阿权把景周的一条大腿用白纱布包裹得水桶一般粗，拿几滴鸡血洒在上面，殷红的鸡血渗透进去，还真象那么回事。

早饭一过，他吩咐管家何良把有份集资的村民喊到自家，让大伙见证景周的“伤情”。

何老爷愁眉苦脸告诉大伙，儿子到镇上办事半道上在小树林方便，正好撞上躲在里面准备前往望合村打劫的土匪谭发仔。

何景周躺在床上紧皱眉头，捂住大腿呲牙咧嘴呻唤不停。

眼见这般光景，众人面面相觑一时无言，父子俩表演的这出双簧戏过关了。

景周将脑袋缩到肩膀里，眼前浮映出那个叫小红的卖唱女妩媚的眼神以及醉人的酥胸....

众人散去，景周一骨碌爬起来笑着对父亲说：“爹，没事了吧？”

话音未落他就吃了一耳光。

“孽障，我何家的脸面迟早要坏在你手里！”

何元德怒气冲冲地瞪着儿子骂道。

几天过去了，梁家依然沉浸在痛失亲人的巨大悲伤中。

吃早饭的时候，黄根娣看见儿子随便扒了几口丢下碗筷离了饭桌，饭菜还剩下不少，她问儿子：“你不多吃点，饱了吗？”

梁耀荃点点头不语。

“阿菊，把饭菜收起来吧，留着下午热一热再吃，加几条青菜就行啦。”

根娣叹口气，吩咐女佣人道。

她晓得他姐弟俩自小情感笃深，对秋云的死，儿子心里除了悲伤之外，或许还有深深的愧疚以及怨恨——秋云是为了保护弟弟才遭难的，而做弟弟的——还有她这个做母亲的，却眼睁睁地看着她被糟践被杀害，没能保护她。

儿子心里怎么想，当娘的也没法子，可根娣至今仍觉得自己当时的行为虽然有点无奈，但也是没有办法当中的明智选择——她，作为当家媳妇，无论如何不能让梁家断了根苗，儿子万一有个好歹，她将无法向丈夫和仙逝的梁家列祖列宗交代呵！

梁耀荃心中实在憋得慌，跑出家门。

他的内心深处，仍对母亲存有丝丝抱怨，他怨母亲没有早些将藏在床底下的钱财交出去换回姐姐的一条命。

贼人无非求财，求财不成才害命，人家都这么说的。